

追记著名作家艾煊

徐元华

因作品多记述江南人民的生活、描写江南的美丽而被江苏省文学界誉为“艾江南”的著名作家艾煊，是1922年10月22日诞生在六安市舒城县桃溪镇。他的祖父祖母带着家人于逃荒途中落脚舒城县桃溪镇。祖父去世后，他父母靠帮富人家染布、做工维持生计，供他读书。正当他在舒城中学求学时，日寇踏上我们的国土，七七卢沟桥枪声使黄河咆哮起来，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的号召传到皖西；由陈素、江上青、莫朴等组织领导

的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到达了舒城。他们在街头展出揭露日寇暴行的连环画，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排演话剧《烙印》《秋阳》，更激起了舒城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情。

听过祖母常讲逃荒途中艰难日子的艾煊，身感同爱，便离开校园，参加了舒城抗日救亡团体。这期间，他接触了一些抗日书刊，读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1940年萌发了投奔新四军，直上抗日日寇战场的愿望。此时，桂系顽固派不断限制共产党在皖西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抗日青年的不满，也坚定了艾煊参加新四军的决心。然而也使他陷入两难抉择：家庭需要他支撑(艾煊是两房公一子)，但他更想去革命，去抗日。十分矛盾，十分痛苦，“忠孝不能两全，为国尽力当为先”。他知道若回家告别是走不成的，也许这一走永远不再回来。夜晚他一个人跑到雪地里抱着树干痛哭了一场，面朝城北桃溪镇方向连磕三头，狠心告别家人，步行近百里，到了驻在庐江县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新四军期间，当过文化教员、《抗敌报》《先锋报》记者、编辑。1942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

抗日战争胜利后，艾煊被调到新华社中

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前线分社任编辑主任、采访主任、战地特派记者，历经涟水、鲁南、莱芜、淮海、渡江、上海等诸大战役，采写并发出一大批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些战役中英勇作战取得胜利的新闻稿件，记录了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大量史实。

新中国成立后，艾煊被调到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社担任编委，主编副刊。1951年秋冬间，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找他谈话，要他到部里来当处长。他以“不善当官，只想当文工匠”之语谢绝了。两年后，石西民调上海工作，临行前，又找艾煊谈话，直接宣布组织决定，任命他为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对党忠诚的他服从了。

视革命文学为神圣事业的他，在尽处长之职责时，也在思索着：如何把人民饱受

的痛苦、十多年经历的血与火的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带来的社会巨变用文字表现出来。他开始酝酿、构思短篇小说《红樱枪》(出版时定名《大江风雷》)。不想当官的艾煊在尽了两年处长之责后，坚辞官职，响应巴金倡议，不领工资，从事文学创作。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批准了他的申请，但仍要他继续担任省文联党组书记，不管日常工作，只参加一些文联重要工作的研究。于是，他高兴兴地躲到苏州西美巷裕舍招待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创作长篇小说《红樱枪》。然而，不久“反右”在全国展开了，因被牵扯到江苏文学界的“探求者反党小集团”，被戴上“右派”帽子。好在当时江苏省委出了宽大处理的一招，“右派帽子戴上随即宣布摘下”。艾煊以“摘帽右派”的身份下放到太湖西山劳动改造。

艾煊出身于农村，参加革命后长期战斗在农村，对农民是熟悉的，感情深厚。一到农村他就脱鞋下田，挎篓上山，融入到山民茶农之间。两年后，南京不断来函邀请他到省文联工作，他“无意回到令人伤心的地方”，不回答。虽一再表示“不愿回到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荒唐境界”，但组织上调令来了，“拖了一段时间，实在拗不过去了，只好听命于十二道召唤的金牌”(《艾煊文集》第三卷160页)，回到文联机关。开始叫打杂，后来可以创作了。但好景不长，“文革”旋风骤起，艾煊一家三代又被逐出南京城，来到太湖畔太华山山杏里的农民兄弟之中。他在农村如鱼得水，与社员一道出工下地；与社员不同的是记录生活，坚持文学创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艾煊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还当上了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

一向不愿当官的艾煊，此时为什么愿意戴上作协的乌纱帽？他曾对朋友披露过真实心迹，是一种新四军老战士、老党员的“责任感”使然。当时江苏省作协同其他地方一

样，被“文革”破坏成烂摊子，急需要人出来拨乱反正，被迫害的老作家要平反落实政策，中青年作者要关心扶植，被整乱的文学队伍需有人吹集合哨。艾煊觉得责无旁贷，为了江苏的文学事业，毅然站出来，为作家们服务。

他扶植青年作者，不仅鼓励他们创作，为他们搭建交流的平台，还语重心长地传授创作感悟。1980年，他提议江苏省作协与《雨花》编辑部，在太湖举办由江苏老中青作家参加的大型文学笔会。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伯善到会，艾煊主持。叶至诚、陆文夫、高晓声等著名作家都以获得彻底解放的姿态同与会青年作家热情交谈，举杯欢迎文学春天的到来。他见某青年作家创作有了成了，就催着出书，说要以书立身，甚至主动为之作序。他乐意参加青年作家的作品讨论会，肯定成绩，指出不足，鼓励前进。他以自己在任何环境下都坚持写作的行为给青年作者做出榜样。年老了还学会用电脑。离休后，仅用五、六年时间就用电脑敲出几百篇散文、三个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年把，在女儿的帮助下，靠在医院病榻上，对自己60年来写下的700万字作品进行梳理，终于在生命垂危时，完成了一套八卷的《艾煊文集》的选稿和编目工作。他放心了，笑了。接着，他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几十年来对散文创作的142个字的感悟，作为绝笔手稿收入文集。

1996年的春天，艾煊举办了一次被文学界称为“别开生面”“开了风气之先”的作品讨论会。

他掏钱向花城出版社买了书号，自费印刷出版5本散文集。书出版后，他邀请南京文学界朋友来开一个作品评议会、座谈会。会前他发出一张《预请柬》，写道：“时下谰词满天飞舞，真言避讳敛迹。习见者，以文艺捧场替代文艺批评。学术讨论会，衍化为官式排场。”“纯属文友小集，竭诚欢迎箴言峻语，真话实话。君子之交淡如水。会上会后，既无名酒盛宴，也无洋烟水果糕点，更无拎包红包。清茶一杯，诚话一篓，龙宫鬼域，艺苑凡尘。会开至午，意绪阑珊时即请起稿回府。若意犹未尽何妨下昼续谈，中午则向诸君子呈奉快餐一盒。”有与会者在此会十五年后著文说：“与会者不分职务高低，成就大小，有无名气，散漫地围坐在长江路成贤街口一个借来的楼上会议室里，发言不分次序，恣意任性，随意漫谈，一杯清茶在手，清新脱俗，中午一份盒饭，午后继续海阔天空。”

不用作协钱，不用办公室人，自己发请柬，自己借会议室，自己分茶，端茶倒水……作协这样一个作品研讨会。江苏的作家们说，只有以散文集《烟水江南绿》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艾煊能做到。他是江苏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党组书记、



20世纪50年代行政11级的高干，“可是却没有威风凛凛、颐指气使的官气；他是一位著作等身、名扬四海的著名作家，可是却没有高人一等、不可一世的霸气。他始终以普通一兵、人民公仆自居，声称祖国永远是自己的母亲，自己永远是人民的儿子。”所以，他能在二十年蒙冤受屈的日子里，如鲁迅先生悼杨栓诗言：“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保持着一个老文艺战士对革命文学事业的执着。难怪《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蒋元明说：“艾煊在文坛上是很重要的

人物。”文学评论工作者徐兆淮曾在2011年著文指出：“就作品数量、质量、创作成就、作品影响力，还有就组织文学活动、培养文学队伍、贡献大而言之，艾煊无疑可称为江苏60年文学第一人。”在他逝

去10年之久，还能获得文学界学者如此褒奖，故乡人怎能不引为自豪！况且他又那样热爱故乡，不仅创作反映家乡生活的作品，还在1988年春天，邀请江苏20多位作家和新闻记者朋友到舒城采风。他自当导游，带领大家参观周瑜城、李公麟故居，登万佛山，游万佛湖；拜访桃溪母校，与隔了几代的小校友们交谈甚欢；赠送一大批书籍，请随行的朋友，每人发表一句感言。这些朋友返回南京后，都在报刊上发表了舒城之行的文章。江苏人感到奇怪，怎么这几天各报刊都登有关安徽舒城的文章？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家乡的爱，只有艾煊能想到、能做到。行文至此，对艾煊的怀念只能汇成一句：“艾煊，您永远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此文根据李景涵先生生前提供的有关资料写成，仅以此文纪念艾煊和景涵先生。)

许礼荣的诗歌创作也随之丰富起来,从乡村向外延伸,诗歌内容更多地反映了打工者在城市里的乡村情结,他2013年春在诗集《仰视·后记》中说“一路走来,诗心不泯。在20多年的诗歌创作之路上,我接受着从悲悯、孤寂、孤做到平凡和淡泊的心理变化,让我一步步走向宁静中的诗写作”。许礼荣的诗集《仰视》,2013年3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为“中国大别山诗丛·六安诗人卷”11部诗丛之一,时任中共六安市委宣传部长何颖作《总序》,著名诗人高峰为《仰视》作《序·印象》。诗分四辑,收诗170首。诗集题《仰视》是其中一首诗的题目。这首诗发表于2003年3月《安徽商报》的著名栏目“湛蓝的星空”。诗人所仰视的,是以父亲为代表的农民先辈在田野上的劳作。诗集最后,还附有4篇诗评,多方面多角度地论述评价了许礼荣的诗。《仰视》是一部丰富而扎实的诗集。

许礼荣2014年加入安徽省作协,并加入中国诗歌学会,2017年参加安徽省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学习,渐渐传出了诗名。

许礼荣以2013年出诗集为界,之前写诗300多首,之后写诗800多首,基本上都发表了,所发的报刊以安徽为主,遍及全国各地。这位乐呵呵的儿子,诗脉浩荡如丰乐河之水,波涌不息。

许礼荣的诗朴质淳厚,洋溢着泥土的芳香,而有时又丽如春景,满怀哲思,旷达而幽远。让我们看看他的《微小的火苗》:沉浸于被时光遗忘的村庄/寂静是一种奢侈的存在/夜浮出水面/淡淡的/想把黑暗中的透明举起/内心空有丝丝的风飘逸/似乎是一场无名的邂逅//有时也想把邂逅记起/想把生命的悲悯/放在故乡的田野里/长成苗蒿/在开花的季节里/隐隐畅想//我只想有微小的火苗/在内心点亮/让我静不再寂寞/就像此刻让夜多一点亮/让我远远地照亮。(2014年第九期《安徽文学》)

许礼荣今年55岁。按他的说法“诗心不泯”,我们说他诗心更年轻。我们希望许礼荣的诗,走向更完美的境界。

杨定祥、乔茜和许礼荣三位,兢兢业业地工作之外,浓情蜜意地热爱诗歌,高质量地献出诗作,还为各级作协发展尽心尽力,实属不易。



早春的阳光洒在裕安区的田野上，随着采风车在林寨村的路边缓缓地停下，林水寨西大门的轮廓呈现在我们眼前。林水寨，一个名字里就蕴含着诗意与故事的地方。听说它的创始人为了实现家中老辈人的愿望，放弃了都市的繁华生活，建起了农村里的桃花源——林水寨智慧生态农业园。

进入林水寨，但见一方池塘波光粼粼，白鹭园“卧”在水中央，从寒冬走过来的蒹葭苍苍弱弱，几只白鹭掠过水面，惊起圈圈涟漪。寨子依村傍水，渠田错落有致，一幅水墨画卷叙叙展开。远处村舍亭阁若隐若现，近处片片鱼稻田整齐为方，何柳在春风中出芽冒绿，柳条丝丝轻轻摇曳，拂动我们的心绪，欣然然。

林水寨生态园位于裕安区江店镇林寨村，在林寨二字中间加一个“水”字，也奠定了该生态园整体的风景底色。生态园区以水为媒，引自然河水，灌溉鱼稻共生稻田，形成原生态农业产业链，鱼稻共生的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

率，还增加了村民的收入。生态园营销总监左依娜是位北大计算机信息专业研究生毕业的美丽女子，她热情地向我们介绍着园区未来可期的美好愿景。我们边听边走向林水寨深处，仿佛来到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近处，每一块稻田之间，是一道道大小斗渠，渠内流水清澈见底，有鱼有虾；远处，一间间风格别具的田园民宿，温和安静，似乎能浸润到人的内心，和懂它的人产生共鸣，顷刻间泛起许多情思和遐想。

左总笑着说：“你们在城里看惯了标准化的景观树，



我们这里尽可能地保留土地流转之前的模样，特别是这河边的树木，都是土生土长的杨树、柳树、水杉等。寨子里一年四季的水果，从不施化肥农药，随手摘下来，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吃。你们可以在田野里闻闻花香，山林中听听鸟语，如果在这里住上一晚，当夜色降临，在静谧中感知一下虫儿呢喃，听听蛙声，享受一下自然天籁之美好。”说到这里，她兴奋地说：“昨夜里我听到了今年第一声蛙鸣，瞬间唤醒内心的宁静，当时的心情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这情景，不免把人带进一种回忆，一场梦境，那是孩童时的童真童趣，和小伙伴们在田野里一起玩耍的情景，不约而同地浮现在脑际。儿时家乡的老屋，夏夜的虫鸣，还有乡亲们和蔼可亲的笑容……

虽是初春时节，没有看到绿油油的禾苗，但不知道为什么，寨子里的那份静，总会有一些似水柔情的东西，时不时地漫过心城，撩起一抹心灵的悸动。

眼前大片大片的旱作物示范园，散发着花卉、林果的清香。据介绍，如今建设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总共3万亩，其中有1200余亩的“鱼田雪稻”，亩产水稻600—880斤；养殖鱼虾面积近100亩，水质优良。林水寨的水源地是梅山水库，经汲河干渠，汨汨流经这里，流向西汲河。鱼稻田休耕3年，禁施化肥农药，采取原生态种植。这种优质水稻生长期周210天，每年都在冬季雪后收割。由于生长期较长，冰雪经霜后的水稻吸收养分充足，稻米口感香甜软糯，营养丰富，虽然价格每斤68元，依然供不应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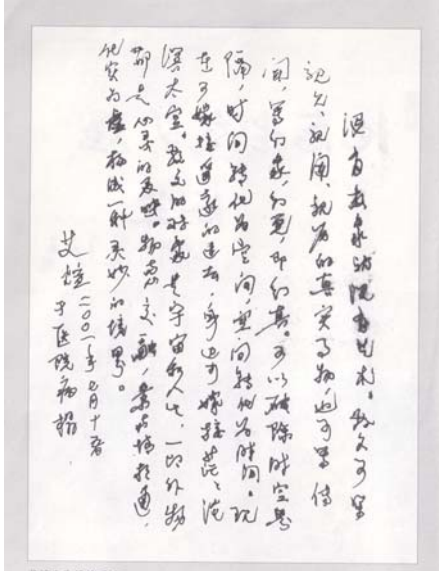
林水寨的民宿也迎来新的生机。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林水寨，沉浸式体验这里的田园生活。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农家菜，还可以参与农事活动，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其中皖西传统民居——特色土坯房，从传统的土坯制作工艺到落地成屋，真正的田园之家，感受劳动人民的智慧，享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田园民宿则秉持着“依山傍水、顺应自然”的理念，致力于在保留乡村田园原貌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的设计元素，创造一个环境宜人、充满自然韵味、能够让人们感受到乡村宁静与美好的地方。这样既保留了古朴的风貌，又增添了舒适的居住体验。林水寨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承载着新农人的智慧与汗水，依然供不应求。

二月二，龙抬头。万物此时真正苏醒，春来了。在寨子里的民俗广场上，不少游客参与互动，舞起空中彩龙。红色的，黄色的，长的，短的，彩龙在空中小飞，游客们喜笑颜开，忍不住加入舞龙的队伍。

春日的林水寨，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村民或扛着锄头、牵着水牛走向田间，或提着竹篮、拿着铲子走进菜园……阳光洒在他们的脸上，映着一张张朴实、坚毅、幸福的面庞。

林水寨的春天，是一首悠扬的田园诗，是一幅生动的山水画。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稻田，每一间民宿，都承载着新农人的希望与梦想。林水寨生态园，不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对自然与传统的敬虔与传承。

春天的林水寨，带来满眼的春意和泥土香，带来心灵的宁静与满足。这里的鱼稻田、竹林、水桥，还有那淳朴的古民居，都让人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田园诗意。或许，这就是春天的魔力，它让一切都变得柔软而美好。



这里所说的舒城县三诗人，指杨定祥、乔茜(乔金敏)和许礼荣三位。舒城县写诗的人不少，现当代以钟鼎文、孙堀等老一辈歌者为发端，百鸟竞鸣，在龙舒大地众声回旋，润泽山川，震撼人心。而上述三位最可贵的地方不仅是或昂扬、或低沉地歌唱，而是数十年笔耕不辍，始终高举诗人的旗帜，毫不懈怠，理当受到我们的尊敬。

—

杨定祥(1958—)，舒城城郊人。1976年18岁参军，1986年转业至舒城县自来水公司，1991年调至舒城县公安局工作直至退休。杨定祥为人严谨，不苟言笑，一双锐眼似乎能探透社稷民心，很适合在公安部门工作。处女作的发表激励了杨定祥，他相继在全国3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400多首，诚如他自己所说：“从1989年到1999年这10年，是我创作上的小高峰，我的多数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写作发表的。”

2017年4月，杨定祥的诗集《春天的律韵》由国家现代出版社出版。诗分五辑，收诗211首，内容深广。其中100多首，与故乡和农村有关。杨定祥以龙舒大地为调色板，尽情地描绘良辰美景，抒写对农村四季风情及故乡人物等等的赞美。

第一部诗集出版后，杨定祥加入了安徽省作协，还被选进六安市作协主席团，写诗的劲头更稳健了，出现了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相继在省级和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诗800多首。真是一位勤奋、多产的诗

人！这800多首诗可分为三类：一是怀念亲情特别是母亲；二是抒写乡情；三是怀念在部队的时光。此时杨定祥的诗更凝练、感情更充沛。如发表于2023年7月《诗刊》的《做针线活》，显然是写母亲的，虽然只有4句，可谓言简意赅：老花镜里添银霜，牵手人生看夕阳。缝合几多烦恼事，总将恩爱系柔肠。

发表于《芒种》2021年7月的《乡愁》，也是一首写乡愁的深沉之作：一壶老酒，两行清泪，在离家的日子里/自己的天空，是/随风飘落的云/月光下，与自己的影子/说

舒城三诗人

徐 航

着家乡话/酒，灌醉了月光梦/跌倒在影子上。

杨定祥的诗集出版时，我曾为他写了一篇序。序中说“杨定祥的诗，意象鲜明，意象饱满，意境瑰丽”。写时觉得如此说“是否有点拔高”？事实证明没有拔高。这其实是杨定祥诗歌的特点，也是我对他的诗爱释手的根由。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今年春节，杨定祥在网上发表了两前年写的一组诗《怀念故乡红红的年味》即《红春联》《红窗花》《红灯笼》《红蜡烛》，共62行。这不仅惊动了诗人们，也惊动了文学爱好者，并喜悦了普通老百姓。许多人转发、朗诵。

杨定祥成熟了。把他称为舒城县的“著名诗人”，毫不为过。杨定祥在诗集《春天的律韵·后记》的最后两句话是“诗歌之路无止境，值得我一辈子追寻和学习”，“诗歌是璀璨的星空，而我只是一只小小的夜莺，永远地欣赏、学习、歌唱”。退休后的杨定祥宝刀未老，我们希望诗人歌喉更亮，唱得更多！

二

乔茜(1964—)，原名乔金敏，舒城柏林乡人，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协会员，原在舒城县公安局，2011年调到县法院，直至退休。

乔茜和杨定祥原是公安局的同事，她曾对我说：“我写作，是受杨科长影响的。”乔茜1999年开始写诗，锦心绣笔，发表多首，后辍笔几年。2008年至2011年，突然又对诗产生了狂热，写作、发表100多首，加之以前发表的，她精选一番，于2011年9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诗集《小世界的风》。这部诗集分“乡音清扬”“金色盾牌”“足履诗影”“况味人生”“咏物状怀”“玫瑰心瓣”“颂诗朗朗”等10辑，收诗219首，346面，沉沉如一块砖头。封面“小世界的风”5个字，印在最下面，诗题之上呈45度斜斜地印着一首无名诗，诗曰：你到底/是深山一块开化的石/还是石上一脉幽香的经/把纤细的温柔/放在坚硬的缝隙里生长/就是你深不可测/兰心惠质的力量。

无名诗用设问句使读者产生好奇，引导我们去读她的诗。这一读不要紧，219首短诗或长诗，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广阔无垠的瑰丽、繁杂的大世界，使我们惊叹于乔茜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无所不懂、无所不知。难怪时任舒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巍

三

许礼荣(1970——)，舒城柏林乡人，与乔茜同乡。浩浩荡荡的丰乐河流经他的家乡，故他的笔名为丰乐河子。

许礼荣自幼就爱好诗歌，也喜欢鼓捣诗。1988年8月，经我手将他的处女作《炊烟》，编发于《皖西报》。

许礼荣早期的诗，大都是写他的家乡。家乡的一切景物，都是他诗歌创作的源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2004年之后，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带动了诗歌的空前繁荣，